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五

尚書李襄敏公秉

字執中曹州人正統丙辰進士仕至吏部尚書李年八十有二謚襄敏

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兇豪爲豪誣搆下獄事白公名遂著越兩考擢都察院經歷未幾改戶部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請帑金三萬買牛給貧乏之軍民秋成償其價上允之軍民樂業邊餉亦足

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

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淺知地利數犯邊今鹵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總兵楊能紀廣不任公疏糾之能亦誣奏公有旨取回別用科道官連章言公劾楊能未辨曲直遽以抵撫之口致罷彈糾之臣適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勘果誣公視事如故切責能等

四年掩土木鷂兒嶺戰没遺骼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

諸鎮僉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
疾
鹵牧近邊廷議擊之公言邊墻外故鹵牧放地非犯邊
也若掩殺之倖功開釁不祥莫大焉鹵質我男婦易
糧米朝議每大户予一石小户予五斗鹵欲盡求一
石公皆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二事人謂得
體
常條陳邊務其目曰蓄將才恤孤煢增衣糧汰冗員專
防守肅邊備行營田革奸弊杜奸謀停造作修城池
均田土貨官鹽悉允行之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

攸賴
天順改元罷天下巡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餘人留用四人公復得巡撫江南時郡縣多貪吏去其甚者數人餘皆懾服未幾召還初公在宣府巡按宣府者御史張鵬公有所責武臣以屬鵬訊鵬曰我豈屬吏耶銳不與訊公奏劾下鵬治鵬則治之曰非爲李公奉詔書也其後鵬與楊瑄謫戍南丹時錦衣門達封識梏拳遣千戶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謂鵬曰李公巡撫於此也令兄當日爲李訊獄今來周旋矣言未訖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爲之脫梏鵬瑄曰門錦衣

遣千戶封押甚嚴脫且罪公曰在我解帶貽鵬瑄長
跪爲千戶請自是兩人所過士大夫皆厚禮之人以
此多公
二年內閣李賢請設邊巡撫如故復改大同公行事勁
正凡脫削軍士者必置於法羣情洶洶度不能自容
乃以事中之坐除名久之上知其誣特召復職掌南
都察院事
八年進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越兩月擢左都御史掌
院事屬歲當考察舉劾無所避公論快焉上以大同
等處邊備廢弛命之整飭鹵至戰于鳳皇山俘獲萬

計并勅公總督遼東

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趙輔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三年代王翺爲吏部尚書公素剛直不阿居吏部士大夫有聲望者不次進擢以監生雜冗倣古身言書判不稱者給冠帶以還人多怨望大臣有忌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其處事乖方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緝熙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方公被劾時六館士願不試以贖公闕薄責乃止丁未進階光祿大夫又二年卒

年八十有二公居官介然無敢干以私者居鄉則人
人得親尤好施予

吏部侍郎葉文莊公盛

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卒

年五十五謚文莊

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

者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討鹵復讐如此則大綱既

正大義自明而聖駕可旋矣聞者壯之

監國即位須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

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鹵騎近城又請令有司

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

援一日三疏悉中機宜鹵退請明賞罰言効勞如孫

鏜死事如謝澤韓靑宜賞以示勸其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罰以示懲從之

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鹵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則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壇社稷何其如田里生靈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除貪虐賑饑寒民稍解散得安輯

景泰元年春還朝復上言京城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寛恤三月久旱兩京災異迭見公會臺省諸臣相與慨歎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在内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臣緘默無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然必得羣臣會奏庶幾可濟因詣謁諸大臣而竟無肯居奏牘之首者未幾兵部尚書于謙因他事奏官多民擾乞將各處公差内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内官不動侍郎儲懋即揮筆批定公因曰此誠民病今若合辭上請

上或可從且人臣論事但當觀事體如何主上仁明
多有得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
自沮而上負朝廷下負主者耶
八月北虜送駕還京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禮部尚
書胡濙持與衆觀之大臣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
一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都御史王文沮以匿名
書公不顧具疏之有旨令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
論有不泯焉
二年聞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中書
舍人何觀言少師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此

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置於南方忤旨下獄吏科給事毛玉屬奏稿辭連罪觀公曰觀之說固疏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奸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嘗熟思之玉曰上怒甚不可易公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勘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至今以王振爲恨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稍解公因抹去冒頭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及終所謂正觀罪爲進言虛妄

之戒等語奏入有旨杖覲調外
時有一權奸斥逐在外内旨將起用之明日命下矣公
率科道具章劾之時已夜半舊制通政司平安本不
進諸臣章疏不得入公固欲通進主守者難之公曰
此疏不得進明日上章并劾君矣主守者乃通之命
遂寢
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命協贊獨石等
處軍務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
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
教子弟設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

式織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撥戍
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自是邊人歡洽歲亦
屢登
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起
復公至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
百所斬首萬餘級皆積年反覆之賊也
八年移鎮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
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修建屯堡遠至烽
堠輒發不得掠人畜
公在兩廣時丘文莊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

殺降之謫至斥公勞擾嶺南者

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公愼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畧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于位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淸修苦節

舜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愼擧諫官如
公及姚夔林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嘗問張宣
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李聰尹曰李聰何敢
望與中

在吏部爲左侍郞尹旻爲右侍郞時冢宰缺公以資當
轉時懷恩在司禮以公不與通問謂人曰葉先生拜
帖朝入冢宰之命夕下公終不屈乃以尹爲吏部尚
書

公旌節所至輒訪求古碑刻摹搨之雖文字漫滅破碎
者亦收拾補綴不忍遺久而集成三巨冊題其首簡

曰五嶺奇觀見柯公潜集

公在兩廣時巡按御史吳禎小有才悅而薦之禎驟得爲僉都御史既以殺降謫而所繇召還實禎傾之公繇此雖在吏部不薦一人世亦譏公晚節之進賢之譽

居諫垣論事持大體不激不隨勢利紛華澹然無欲俸賜金帛屏去不覩宦遊過吳微服輕舟不使郡邑知之餽遺亦不受家居巡撫某來謁公具盤飧雞卵二菜肉各一巡撫出歎曰葉公一清至此哉今人非如矣既貴還鄉猶徒行嘗謁撫臣于石湖書院撫臣

以所乘輿強公乘之行經東禪寺公托故下輿入寺竟徒步而歸所著詩文奏議水東日記總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王莊毅公竑

字公度號戇菴陝西河州人正統四年進士官至

兵部尚書卒年七十[illegible]謚莊毅

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門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奸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王毛二長隨監國爲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長史曰勿滌爲若曹鑒

俄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并其黨

是冬鹵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

戰勝追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僉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盬軍政一新又能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之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

時徐淮大饑死亾不可勝計公經畫救濟至忘寢食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欲盡發廣運官儲賑之戶曹主之不可公曰民窮至此吾恐遺憂朝廷若不急發則有變吾當以爾謝衆怒而後請罪于朝主者不敢阻乃大發以賑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

流徙者給以糧病者醫死者葬鬻者贖還前後全活
二百二十九萬餘人民大安謠曰生我者父母活我
者巡撫先是上于樓橋聞報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
矣後得竑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
死我百姓矣公所至先除奸墨畧無寬假貪吏望風
遁去閭閻豪右相戒無敢犯法一時吏民畏如神明
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珉戍開平四年會災傷上疏
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
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老稚顛連
流徙遁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

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方春陽長其類候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卽昔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屛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

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于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災郡邑賑濟公又上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賙賑每遇過舟董令出米爲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

十兩錢綿衣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鈌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鷦鷯之棲戢未寧更藉休養庶厎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況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上皇復辟謫浙江叅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孛來寇陜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

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鹵退再涖淮上威行惠戢
聲望益重茂陵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
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
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
雍罪不當用乃竑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
邊政而狥法多忤或有爲公慮者私謂公曰自今凡
事宜愼重事有大利害可不計耶公曰自今不遭此
等事則已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甚於
此者吾亦不計也言者媿服既而上疏復在京團營
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給

事中張寧三事不報公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蓋公守正嫉邪人之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也正德中謚莊毅與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諧謔公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遂細民戲狎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爲哉

公年七十一作壽壙于先壠之旁鄉人語公曰今制大臣終官爲營葬公當朝元老何庸爲此公咈然曰玆以謭薄奉命總師自分馬革裹屍仰賴神謀廟算師

無大觖謬膺奬擢期于自效屬時羅疾所懼妨賢今
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僭擬當路以
徼意外之寵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字永熙吳縣人正統七年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卒年五十七謚襄毅

拜湖廣監察御史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賸夫祝磨兒磨兒父令遁去告教諭箠死棄屍他御史坐教諭死然屍無所得黃河傍撈一支解者父乃執兒屍也教諭辨不得解竟誣狀公疑之蹤跡得磨兒教諭得白

十三年巡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啓其封懼以咨公公請宴中官而身爲解之明日僞爲

封識而藏舊封于懷俟會問使郵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啓者稍讀一二語即驚曰此非吾所當聞遽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公趣謝罪復欲與郵卒杖中官以爲誠反爲救解歡飲而罷

廬陵賊起公與巡撫侍郎楊寧捕斬二百人解散其衆陞按察副使廣東不數月少保陳循薦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練達吏治踈習人情黜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景泰七年劾寧王不法幷論府寮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罪諸府寮天順初謫山西副使坐陳循累致仕

二年遷大理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時長院者寇
浚剛愎少許可乃獨心敬公公亦時時有所裨益
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論奸黨罪死
公曰律意結交亂政者爲奸黨今敬與亨交而非亂
政況亨盛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
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害忠賢覆轍
可蹈耶是冬巡撫大同陛辭召至文華殿諭遣之賜
寶鈔至則修戰守練卒伍固城堡逾年戎政大改觀
不近塞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貌陞兵部侍郎諭南
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薦山東按察司王

越代公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眞將官也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間公于南陽左遷浙江右叅政

成化元年兩廣蠻寇弗靖上命都督趙輔充征蠻將軍率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薦公才氣雄偉能幹大事遂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公拜命會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兵及達軍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從湖廣入廣西隨在逐之俟其團結乃合諸兵圖困此萬全計公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間先其難之謂也夫兵聚而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巳無完郡舍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趍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

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於困衆從公議乃合軍兼程而進遣偏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公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頭散

下足刳腸胃分掛菁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
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
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
刻石紀功班師陞左副都御史賜文綺幣六官一子
千錦衣鎭撫公以與弟䃅
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彈壓
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
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
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
公上爲遣使即訊公引疾乞歸時年五十三

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涖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飭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摛詞灑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公鎭兩廣威嚴擬于三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審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公征大藤峽諸賊憂其險阻難下方食躊躇適新會丞陶魯直膳在側公顧問之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謀賊耶公曰然丞能爲我擊賊否曰匪直能且易耳

公怒曰吾部下百千人熟視無可當我寄者若安言
合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
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異之改容問曰若所
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
不在多公曰推汝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
射二百步者軍士凡十五萬其比于式者纔二百五
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日始足魯乃爲別將日操
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共之士樂爲死辛以先登大
破賊斬首無算所得賊穴中金帛悉分給三百人已
無與者公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

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
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
家軍至不遁卽降無敢抗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
三百人乎
公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
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
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
謂公得將將之體

尚書嚴恭定公富

字大有鳳陽府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為年永樂丁
酉鄉薦會試中乙榜官至戶部尚書卒年七十

初授山東德平訓導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
儀召為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叅
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
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數萬大肆剽刼公
撫輯散解之轉左布政使土木之變邊境道阻部檄
公督運冒險而進無後期者尋陞左副都御史提督
大同軍務兼理邊儲舉廢政革苛徵抑豪横廣屯田

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㷲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勅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擅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翶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翶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

公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欲以避事付

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去

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亭中公危法逮詔獄事多誣得致仕不數月卽起爲南兵部侍郎轉戶部又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官吏畏服奸豪屏跡有彝人居東昌者頑獷桀黠公慮爲患奏于朝因其來京留之以消其不逞之謀

天順四年春召拜戶部尚書錢穀會計躬任其勞事有關於利害者僚佐或難之公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公毋署名可也吏胥諸司莫不畏憚束手聽命左右不

悅公者輒巧譖沮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上又諭南陽曰繼翱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滋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

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薦方面有司楊璿余子俊可用吏部以爲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名誠以字行新昌人永樂庚子鄉薦宣德庚戌擢

工科給事中官至僉都御史卒于官

小心廉謹出使江西整刷軍伍民情宿獘上疏奏之皆

當時急務改刑科有直言之節正統癸亥陞廣東左

叅議受密旨許言事招捕雷化高廉等州盜賊諸叛

皆平蠻獠向化時按察使郭智所行多不法公劾罷

之黄翰來受代而所爲益甚又劾之連僉事韋廣黄

亦誣訴公俱逮下獄啓行時廣人爭携金帛就舟相

贐俱不受既至法司鞫得實黄坐除名廣之軍民耆

老致仕官員及山猺洞人鹽場竈戶共二萬餘人連名具狀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涉萬里直詣闕廷稱冤者動以千計

已巳車駕北巡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羊口是歲廣盜有黃蕭養者久繫獄臥床之竹年餘葉生同繫者相詑爲祥教以不軌使人藏斧索饋私艤船待海上與十九人破鉗鋏出揮斧而行追者莫近遂亾入海爲大盜設置僞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來攻廣城執都指揮王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清罵賊被殺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爲副帥師往征之

廣人寓京者連章乞公遂命公與兵部侍郎孟鑑監督尋使巡撫廣東臨發白羊軍士莫不泣送公至廣廣城閉門被困者數月矣公給民木鍥出入自如賊至乃收保招撫脅從歸附日以千數復使人持檄諭蕭養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剋期來見公單騎而往賊羅拜前泣公開誠爲盡莫不懽悅越五日又至公復往見賊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投降者又數千人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景泰元年三月五日有大星殞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使姚麟來白事尙與啜茶談議忽疾作扶入

臥內即仆矣城中軍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既得實手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大人死吾屬無生意矣訃聞天子悼甚遣官諭祭公卒後僅踰月大軍即平賊凡賊所經處盡屠之民仰天號曰使楊公在吾人豈受此禍哉廣人追送柩還哭奠者阻塞道路如喪考妣既而耆老黎善聚等赴京奏請立廟于廣州額曰惠濟春秋致祭上曰可賜謚忠惠

陳璉祠堂碑曰公存心以仁處事以義予人以信歷官二十餘年終始一節夷險一心而論者徒以公廉介

一毫不取與布衣蔬食寒士爭淡泊而已此未知公
之全者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五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六

定西侯蔣武勇公貴

字大富江都人父來住以義勇附太祖起淮甸洪武十一年隷燕山中護衛積功封定西侯卒年七十贈涇國公

永樂中起小校累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後征交趾四征沙漠敗阿魯台子于龍口洪熙元年復至大松嶺擒殺賊衆陞都指揮僉事調掌彭城衛事宣德二年四川松潘彝叛以公充右叅將率軍捕之首募鄉道從東路險絶處攀緣而進賊驚曰兵從天上來耶一

日戰十數合以全勝聞賜勅有奪橋斬關如古良將之譽明年陞都指揮同知鎮守密雲諸關番彝復叛仍充參將討之尋陞左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公謂彝性變詐非長驅撲滅患未可弭乃大閱士連破黒虎等四十餘寨斬首千五百級生擒稱是投崖死者無算彝遂寧謐賜勅奬諭陞都督同知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鎮守其地凡事有利害悉奏罷行之就威州千戶所建州治興儒學使知所教列屯而耕堡壘相望使知所守廩庾以足人心大安

正統改元召還陞右都督時西戎僞王阿台等寇甘涼

邊將屢失利命佩平鹵將軍印率京營五千騎征勦凡陝西甘肅及涼州等處官軍悉聽節制兵至鎮番出魚兒海子哨還時鹵酋把禿孛羅率衆犯莊浪公命將禦之生縛孛羅等百人又諜報阿台屯伏河西遂躡蹤倍道至亂山奮勇衝入且追且殺至石城泉斬首二百餘盡獲其馬駝衣械鹵有逃奴來言阿台府在公議即往副將李安沮之公拔劍厲聲曰汝任邊寄肉食且數年坐視其縱橫不制尚掉三寸舌以撓我師敢復諫者死乃策馬前馳見賊遂整陣而前生擒男婦數十人送營復令軍士疾走至兀魯狩見

鹵衆牧馬遂突衝馬羣以鞭擊箭槖聲驚之馬盡佚
鹵既失馬皆挽弓步戰即令衆躍馬揮刀蹻入以旗
牌手督之遂大捷又分爲犄角勢列五百騎爲左右
翼縱百騎登高峻疑之既遇賊夾擊戰逾九十里阿
台亦窘死西土遂寧捷聞遣中官齎綵段白金宴勞
封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給世襲誥券晉鎮甘涼
四年召還以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累寇邊六年命充
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賜蟒袍銀盔甲以行公與總
督兵部尚書王驥至雲南遂遣兵勦之賊勢稍却師
集金齒分三路進而公與尚書從中路令上江兵夾

攻會南風大作縱火四面矢石俱下如雨公乃擐甲鼓勇而前賊大潰斬首十萬餘級江流盡赤移屯騰衝賊據木籠山爲連環七寨又驅象爲陣合數十萬人於馬鞍山悉破之勢如拉朽直擣巢穴蕩無遺氛賊父子僅以身遁凱還詔戶部侍郎王質持羊酒迎犒臨淸至則上親慰勞遣中官賜金幣羊酒於家擇日御奉天門設教坊樂部勞平麓功旣定西侯賊父子旣遁聞被擊于緬甸八年命與尚書下緬取賊仍寵賜以行時緬人數報送至而潛以金樓船載賊離五十里而不至公曰此紿我也過江則絶我歸路且

瘴癘將發不乘此而剪之可乎於是誘緬人聽賞公則往焚其舟大戰一晝夜其賊首已先去賊子思機發之在孟牙者亦遁去盡俘其妻孥象馬以還破其賊寨二百餘處焚蕩遂平九年還上復親宴勞加祿二百石賜白金綵緞金酒器鞍馬以寵異之公之子雄見賊去急率漢達官軍三十人追殺不及而賊反扼其後衆寡不敵自刎沉于江時年二十四其三十人亦從之死上嘉其忠勇贈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

十二年瓦剌遣使來朝諜者知脫脫不花及也先俟使

囘卽分兵入寇上命公總兵禦之至境嚴耀威武賊引去召還嘉勞甚至十四年正月忽感風疾薨于家公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衣糧器仗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陣冒危險衝敵爲士卒先所向披靡雖目不識字短于謀畧然天性朴忠恕巳下人故能有成功登上將爵通侯爲一時名將

昌平侯楊武襄公洪

字宗道漢中人以功封昌平侯卒年[illegible]追封

頴國公謚武襄

公起身行伍生長在邊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

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鸞疏公短上詰二內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剌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公呼楊

王

十四年虜入敗我土木上皇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一萬擊虜涿州紫荊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虜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謚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畧毎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郎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公上

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千
里一時諸將公功爲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
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
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歷都
督

定襄伯郭忠武公登

字元登臨淮人營國公英之孫勲衛舍人累功封

定襄伯卒贈定襄侯謚忠武

七歲讀書過目輙成誦十歲能文詞正統七年從王驥

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署都指揮僉

事

十四年七月鹵入寇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

上親征至萬全前軍覆没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

鼐張益駕入宜從紫荆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纔四十

里鹵至上北狩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

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予死問傷裹瘡傳藥衆皆感戢既而虜奉駕至城下索金帛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幣瑄尤効力及約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十月虜以和爲名犯京師公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腹背受敵首

尾不救又曰忠誠切已敢怠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
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襃答
再上疏言鹵人雖囘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
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
二月鹵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
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
勇其涿州易州眞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
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
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鹵自屢勝以求出入自由不聞出一兵拒之者公不勝

憤拊循將士激以忠義誓必殺賊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公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里至栲栳山斬鹵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捷聞進封定襄伯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鹵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

閏正月公獲鹵諜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鞫之云
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
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
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
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
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鋭在斷頭山又言鹵甚怕
我大砲神銃短鎗
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
復上疏曰往來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耻
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爨狄

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料倘或渝盟
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
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淺邊
事豈容再壞虜既退公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
種俱無疏乞官為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
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
千匹精兵數萬人

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
未嘗挫衄嘗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
攪地龍飛天網鑿淺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

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須刻十餘里皆陷

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公與都督孫鏜不睦鏜乞分公軍公亦會病稱疾不出富爲聞于朝上詰責鏜天順元年奪爵爲都督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茂陵即位復爵出鎮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公事毋至孝居喪秉禮武而能文謀而善斷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爲後得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傒乞嗣不許授世指揮使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謫甘州時有送岳蒙泉

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
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
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
少游經舊戰場詩曰一夜西風捲漢旌連營兵甲散
如星孤臣獨抱禦天恨諸將難逃誤國刑自恨中原
無猛士誰知高廐有神靈黃河白骨斜陽裏衰草連
天戰血腥有聯珠集行于世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字思敬大興人官至禮部尚書封興濟伯卒年七十五贈侯謚忠敏

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沉敏能為人筴事年十七文皇起義兵署典儀所引禮舍人文皇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賛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昭皇帝于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卿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旣家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視公家如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絶以是大得公

卿問聲又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
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
足胝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公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
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
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
朝房投謁稱賀公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
所而我曹稱賀耶衆爲止
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趙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
往虜挾太上皇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

至是以鹵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公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公一錢公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北阿錫女紅線釦之類旣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公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公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踣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巳矣置之無

用矣問何言無用日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公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公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御稱予亾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公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公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為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

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公因復進曰太師之攻吾兩矣所磔殺剗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絶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公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公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况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公見太上皇

公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公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帝與公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公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

公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公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

南宮錮太上皇即位諭公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
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
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而定襄伯郭登亟疏
公使鹵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疎絀而明年公亦卒子宗自勳衛襲四年例奪
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以軍功封靖遠伯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

爲兵科給事中使山西錮徐溝鹽虧課二十餘萬陞山西按察副使召入尹順天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陞尚書

正統二年阿台朶兒只伯數入塞寇掠甘涼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鹵至魚

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容勅驥責責死狀而僇敬軍中以殉公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公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滾澌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滾澌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

勢遂大振

鹵至莊浪、公授方畧出戰稍挫鹵引去未幾鹵復至公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戒貴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鹵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于石城鹵食盡窟兀魯乃地北依阿台公曰鹵未大衂不畏吾不退去使我憊于奔命非計也遣諜知鹵巢所在復遣貴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數討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斃死而

任禮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
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餘里
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弁部落數十帳降右
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
人駝馬兵甲稱是提閩貴禮皆進封伯爵而公兼大
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
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
而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命公統兵十五萬
轉餉半天下至雲南大暑衆請且按兵公曰賊方熾
毒我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部署至金齒分三道

擣上江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
賊柵乘勢力戰斬首五萬賊退走保險拒我我兵深
入破速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其象陣馬鞍山思
任發遯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
王公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
郎羅走安南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
幷縛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封靖遠伯食祿一千
二百石世指揮同知
思任發自緬甸復反公督征發卒轉餉三十萬人擊思
任發緬甸思任發遁革麓川宣慰司設麓川宣撫司

于隴把加祿三百石是年巡寧夏甘涼塞十三年木
麓川賊孽思機發反孟養公又督軍至金沙江賊堅
柵西岸拒我公潛渡破賊柵思機發遁公威名故甚
盛至是凡三帥師南矣而稍稍損于前召還京停獎
勞勑改公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劉平王蟲
富者檻送京師僇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
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公

景泰元年與世券行在兵部右侍郎柴車言鹵性譎詐
叛服靡常脫脫帖木兒者永樂初隨其部長把都帖
木兒等來歸未幾叛去迨今三十年又復來歸安知

異日不叛况京儲漕運不易請因其初來分處江南衛所下兵部公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柴永正等分住眞定等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授田廬俾耕牧自便著此爲例上從之

改南京兵部總督機務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公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寵公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公獨留六人公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

公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
公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子瑺嗣世
伯一孫溙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太傅王襄敏公越

字世昌濬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以軍功封威寧伯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謚襄敏

傅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益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睥睨顧眄有天下志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巳而不見皆惟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公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繇進士選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視朝覩公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束濕僚吏以河當者而公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名聲愈籍籍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公召見便殿公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公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

成化六年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虜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

人虜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
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公而始多選驍勇跳
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
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掠之或剪其
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各公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
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公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乩
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
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
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
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

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計其數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鹵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

兵部尚書鈌公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

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
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明年
復加太子太保
中貴人汪直領西廠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
好言兵公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
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
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叅而不以及公尋破建
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公艶之乃謀於直以
鹵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鹵將軍率師西討公
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

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旣至大同諜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鎭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猝俱出戰遂破虜斬首虜四百三十七級虜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公遂進封奉天翊衞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襲自是益精心事直矣

上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

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公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公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公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

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公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淸水營等處公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宂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一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公征西

將軍鎮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公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糺直入罪因并糺公詔削公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

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公居嘗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邺下財往來若流水能羣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没若神鬼軍行過

陝西秦王賜宴奏伎公語王下官爲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詷鹵還即召入與談鹵事甚晳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鹵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鹵不覺歸而卒遇鹵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公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

十年鹵大入塞陝西急起總制寧夏甘涼諸路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公至卽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剿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
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公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公坐憂悴病劇遂卒公再起欲還伯爵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沈先生周云始咸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鹵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咸寧止之爲陣列自固鹵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

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乃謂永曰我一動虜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䡆聲故虜不覺也

王文恪公曰世昌紅鹽池劫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

崔文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略比入翰林人多言其任術不足數及修泰陵實錄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甚偉世昌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寄歷西北諸鎮身經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虜情眞僞將畧事勢定諸胸臆瞭如示掌出奇取捷

慮成發中顚倒才智柔馴辨強皆樂爲之用效之者
皆自以爲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摧挫剸而
志不少衰善奬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隨佀鍾居濂王
濬四御史健將武校多出其門睢族敦舊賙窮䘏貧
援拔卑幼如恐不及

都督同知王公信

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襲寬河衛千戶累功陞都督同知

父忠征迤北戰歿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育于成旌爲忠臣節婦

正統己巳虜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擢永清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辛巳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鎮通州攺守倒馬關修治城堡虜不敢近

公守荊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荊襄公進據房陵民

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奄至圍攻公主帥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繳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都指揮同知

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備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愼守備又上疏以本鎮地方連遭水患禾稼漂湮鄖陽新築垣衛塌過半軍民愁嘆倉廩空虛恐當預防因條上愼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朝廷嘉納

辛丑疏言湖廣蠻獠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

縣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令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共思自息荆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絕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於

所司

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

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臣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

公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廄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劉忠宣公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

人那討得來
提學沈副使鍾稱公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如祭
遵嗜學如杜預別白是非利害如趙充國實不愧古
之名將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六終